

四六談麈序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溫潤
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槩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
陽文忠王舒國叙事之外自為文章製作混成一洗西
崑礫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况朝廷以此
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
大矣下至往來牋記啓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
一律可不習知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
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問可記者輒
錄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為四六談
麈云他時有得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日十三日陽



夏謝俊序

四六談麈

靈石山藥寮



四六始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

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效之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教文不以邊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錄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哀雖罄一心調傳說之美雖
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於巧心終難諧於衆口王荆
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
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中其
詞云信使思言有華原隄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
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
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衛公作文箴譬諸日月雖終
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止至衣冠莫綴途聯之列歲
時牛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
玉闕之明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春寧除職表
云瘦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鷄不失上林之樂
皆為人稱誦其作王荆公相麻六世所稱工然腦詞乃
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哀及繡人久停於公歸
或以為先後失倫

隆祐復位制蔡元章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
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
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
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沒事于泰陵則陛下
今日安敢輕改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旅卷耳無險設私
謂之心齊詩之美難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
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
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樽王岐公最多

唐李義山別為四六集本朝歐陽公亦別為集夏英公
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隔不自意全萬里生還
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
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議秋毫以上皆

帝力也用張教語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溫公元祐
間荅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豈期聖澤遽陟宰司覆餗
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願天意之靡回成命既
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微言此藏奉高郭氏祖母
之父時為西川提刑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
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
青微臣何人繼為帥守趙清獻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
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為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經
廖明畧正一為四六甚工舊見為安厚卿舉掛功德疏

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
有涯沒而不朽痛而楹之夢奠地萬里之長城其祭文
云昊穹不惠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弗觀寶盛德且就
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畧平生之學熟於高氏小史
李成季昭玘嘗為起居舍人最工四六漢老之叔也有
樂靜先生集行於世

參以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而
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効難期

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秦陵賢而不見荅制以房
闈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青辭其書遂以命趙叔問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即表云岩堯丹闕如曾清

夢之遊籃縷綠衣猶是廣廷之賜

舊制曾任監察御史
以上皆通表章

韓子蒼為舍人曾公袞以啓賀之韓荅云舊知四六之
工強起耳三之嘆曾為浙漕謝先公啓云蒸出芝菌猶
能為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嘆逢時之晚

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謹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懣而朕
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顏夷仲黃門為北界幕代梁才父荅王履道謝舍人啓
云誦佳句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宁之知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舉翔於
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
下句不來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
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巢文鎮時
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
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鎮以四
六知名其謝名還表云西魯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
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高麗牋奏比年頻工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
可達意於明庭願踰朝夕之池獲升聞於行在又問候
表云金風已趣於西成方圖平秩日脚暨遠於北所遠
御行朝

余相嚴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於

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
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
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誨之德又作种師中制云
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雲子飛早
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
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
麗作書狀官也又云敢期文陛之壹登所望脩門之重
入

孫仲益直院草黃憇和嚴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
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
德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夫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異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所與公書取此云庶哉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為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難幸炳為中司遠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辯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

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親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唯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叔祖道遙公舊為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啓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足矣

有雜編事類彙武庫兵火後止之

叔祖道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似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及代作謝啓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壘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

程門高第如道遙公揚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之學

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然其乎

林述中遣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
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慎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
無替於懋功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金狀元啓云嘉禾當御輒先
農父之嘗神龜劬靈偶出豫且之網

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
恩特異錫仙宴於公郵方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
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浥洞庭之餘
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

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睽茲摘山之

利益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幸
願還畎畝之中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
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
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鑿草制茲無恨於同時
張連明激行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
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祿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蚕
參慈母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常殿中子然瓌作銘志碑
碣極高古而不工四六嘗作謝宮祠表詞語云云京師
議之晁叔用嘗勸其多作古文少作詩無為四六也

幼時以蘭亭脩禊序求跋今載於此曰右謝後景思手
自軸標以示常瓌子然曰近時石本如此本者亦絕少
後起晚學敢於蔑古以臆自用臨摹無毫毛法而精石
儼板刊刻不疑流傳散布見真者既寡識真者又衰方
誤世矣此本尚可寶也哉謝景思童年嗜學師前修有
俊秀氣未減封胡籍末也其文今少傳

宣和內禪王循德為承旨當草故事出倉卒云紹二百
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
纘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
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先公初見上濟州便欲委以文翰宗都登極即有是除
以祖諱辭後自台召至建業初入對上云耳以翰林學
士處又固辭方拜兵書其後雖執以如賜藩鎮大將詔
書討賊勅書榜猶以委之

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
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宣和間掌朝廷牋奏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
長合而成篇多精奇對而意不屬知舊事者往之効之
韓似夫樞密謝故相儀國公賜世濟厚德御書碑額表
令數客為之報行者前一版用彼所為後一版用胡丞
公作

翟大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抗其謝降官表云豈比秦

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趙令人李弼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
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一

朱異宣諭七閩劾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薄其罪止
令分析江謝表云盡擊鮮更日之歡復擁笏垂魚之樂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尔惟元孫予曰伯
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兇播告之詞忽
同於方名

方彥蒙上時相啓云三已無怨雖知衆口之鏗金萬折
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追聞正

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
憲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此
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習夷之風教遂忘父母之
髮膚哉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向道
便當合掌以擎拳

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
相作荅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
公豈容心熊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
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
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用封制以舉似及云想望
夷門未免忽々之佳氣碩瞻淮南安能鬱々而久居
何文鎮以曲學罷三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
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齒忌器輒詈天子之從
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繫昔艱難孰測聖
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為中執法閨門孝友嘗彈蔡
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抨彈多權貴之
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曰陸曾謂其不

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方群臣憂祀國之天靡
皇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孫伯野傳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
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喬夷之負中國

周子武秘自中司帥越日假在崇道外祠與假啓云訪
羽人於丹丘莫徒後塵之雅躅受釐事於宣室即期前
席之榮觀後見李雅川端民云某之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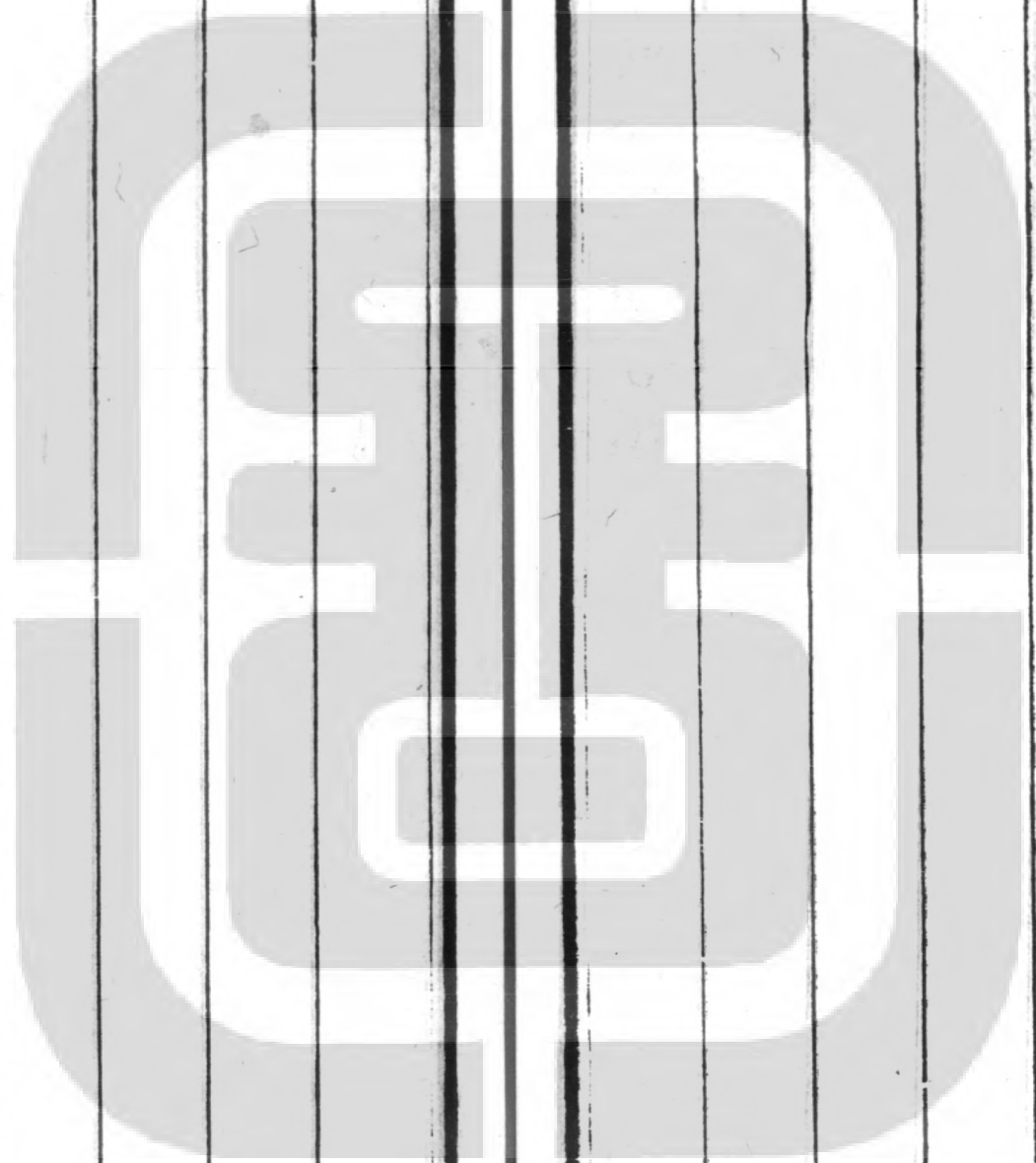
假在建鄴時華藏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
蒼作化錢疏座間索華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
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

來一物也無以須行乞他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
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迨仍問以之
可期

趙祖頴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
邊漸覩掛簷之月楊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
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擬朱家之度量好
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詼諧之飲錢流地上
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飲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
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
無覲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

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四六談麈終



王公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荊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銜每侍教誨常語以為文為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臬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為景題賦於人情物態為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